

# 这是最好的时代

□ 夏学杰

市的文明进程等)出现,让天使压制了心魔,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冲动,对他人怀有同情,宁愿做交易而不是抢劫。

的确,现在的国际贸易使得一些抢夺资源的战争成为了不必要。平克说:“美国可以入侵加拿大,控制进入大湖区的航道,或者占领珍贵的镍矿,但是,既然美国人已经通过贸易享受到这些资源,有什么必要通过战争抢夺呢?”

如今,人类的生存条件大大改善,物质也日趋丰富。货币并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和给人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也能买来更好的政府、更高的识字率、更大的流动性和其他东西。平克表示,写作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触发人道主义革命的外生变量的最佳候选因素。生活在由村庄和宗族组成的狭小世界中的人,只有通过五官感觉其狭隘的小世界,他们只有一个知识的来源——教会;而阅读给人们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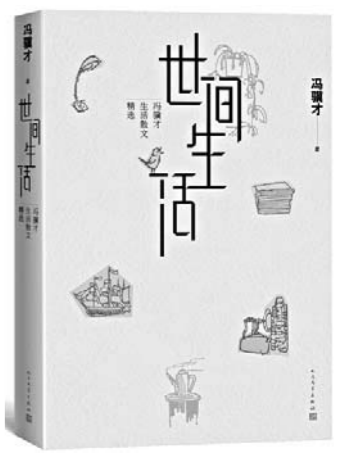
关于其他人、其他地方和文化的迷人故事,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想。人们思想的扩展会给他们的情感和信仰增加一剂人道主义的良药。

过去1000年以来,世界越来越繁荣,暴力也越来越少。但,平克又发问道:人类社会是不是越富有,也就越和平呢?显然,是不能这样讲的,因为很难在富裕和非暴力之间找到密切的相关性,有些相关性甚至是反向的。比如,辉煌的古老帝国有无数的奴隶、十字架酷刑、角斗士、无情征服战争和活人献祭,而物质贫瘠的非洲桑族人和马来半岛塞迈人的生活要和平得多,内分配也公平得多。正应了威尔·杜兰特那句话:“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

既然富裕也不是社会变好的决定因素,那么,什么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呢?平克认为,是理性。他将理性排在人类天性中四位善良天

使的最后一位,其他三位是共情、自制和道德感。他写道: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理性是人类得以进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从我们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其他三位天使就和我们形影相随,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它们既未能防止战争,也未能阻止奴隶制、专制、制度化的施虐和压迫妇女。只有理性可以认识以前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更新和改善。平克在书的结尾处写道:“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包括理性在内的四位善良天使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我们,让暴力的减少成为可能。”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 斯蒂芬·平克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世间生活》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辑录冯先生六十余篇生活散文,创作时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日,跨越近四十年,其中有《珍珠鸟》《灵感忽至》等誉满天下的名篇,亦有《结婚纪念日》《房子的故事》等近年来冯先生描绘生活、描绘人世间的感悟之作。

## 影像·心悟

□ 朱德泉

在摄影的诸多门类中,人文地理摄影可能是最难以概括和掌握,却又最富激情和魅力的一种了。人文地理摄影与风光摄影、人像摄影、纪实摄影、艺术摄影、静物摄影等几乎所有的摄影类别都存在重叠和交叉,又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以地理为视野,以人文为底色,内容选择上包罗万象,观察角度上以人为本,拍摄方法上讲究调查,作品饱含人性和哲思,极具历史和社会价值。

吴思强等编著的《影像·心悟》全书收录了300余张摄影佳作,这些作品在时间上跨越三十余年,在地理上覆盖大江南北,在内容上涉及地理风貌、民风民俗、建筑古迹、人物肖像、观念情绪等。当我们审视这些影像,发现这些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将众多作品一以贯之的就是人文地理摄影的“道”——记录历史的社会责任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道”使得摄影者不忘初心,不惧艰辛,在人文地理摄影道路上砥砺前行;“道”使得作品具备了社会历史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当今图书市场上摄影类书籍不少,但大多专注于“术”,注重摄影技术技巧,忽视了摄影理念,这更加彰显了此书的难能可贵。

本书案例创作部分收录了作者16个专题摄影,这些作品大都曾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等影展参展并获得过各种奖项,其中《遗落在乡村的留守梦》获得第十五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融》被评为山东省第十二届摄影艺术展优秀奖,《村小住校生》被评为2016“金驹杯”中国大学生摄影大赛纪实类“金驹奖”,《1942中国大饥荒亲历者》被评为第九届华赛新闻人物与肖像类银奖……作者总结多年的摄影教育和创作经验,从新媒体时代高校摄影教学模式的转变入手,研究制定了人文地理摄影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在实战案例环节中,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人文地理摄影创作中主题构思、拍摄技法、后期处理、包装展示等全部流程,既讲述了摄影基础技法,如画幅的选择、构图的取舍、景深的设计、光影的塑造、色彩的调节、后期软件的应用等,也阐释了人文地理摄影的创作理念和社会价值思考。

《影像·心悟》  
吴思强 等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速读

# 17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崛起

□ 杨朗 整理



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景

1709年,维也纳的艺术家马尔科·里奇奇绘制了伦敦海马基特街上女王剧院排练厅里的三幕歌剧彩排的情景。这些画作展示的世界与一个世纪前的伦敦生活完全不同。在绘画中你所看到的一切在1600年都看不到。歌唱家穿的衣服是最新的式样,包括长而卷曲的假发,而一个世纪前的环状领不见了。肖像和风景画都挂在排练厅的墙上。在法国画家克劳德(1600—1682)之前,艺术家们不画风景画,除非是为了说明一个宗教场景,而且没有多少人把画挂在墙上。就歌剧本身而言,其形式在1600年的伦敦根本不存在:第一次上演真正的歌剧是在1597年的佛罗伦萨,直到17世纪80年代亨利·普赛尔才写出第一部英语歌剧。里奇的三幅画作一展示了意大利最重要的阉伶——尼科利尼。这意味着如下变化:1600年,歌手们不能出国旅行;没有人为了让男孩子长大后音色更高而阉割他们。观众们坐在椅子上也是相当新的事物,因为单人椅子在一个世纪前很少见。其中一幅画面中,有一位观众甚至站立着,手中端着瓷杯和托盘,正在喝茶。最后,里奇画作中关注的焦点是室内景色,这与神话或传说都无关。这些在1600年都是根本看不到的。这幅画讲述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并伴随着人物品位和观念的改变。

## 中产阶级的出现

所有这些改变的根源是中产阶级的出现。那些从远东带回的丝绸和香料,其购买者并不是穷人而是具有新品味的鉴定者,他们正是在变得富裕的中产阶级。几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这要归因于城镇商人赚到了钱。但是,以前并没有“上层中产阶级”这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当商人看到自己财富的

1860年的中国风雨飘摇,古老的中华大地日渐萧条,鲜有生机。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北京阴雨连绵,晚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走向衰败,气数殆尽。这时候,海上来了一伙强盗,一个叫英国,一个叫法国,他们的利舰乘虚而入,意图再次掠取更大的利益。在李书纬的新书《晚清官场的洋大人》开篇中,向我们讲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剧目,那么晚清的这出戏上演的绝不是喜剧,它是整个剧目落幕的尾声。在剧中,有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主要人物,也有一些鲜为人注意的配角,他们是一群外国人,却活跃在大清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并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人例来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那么,为什么这些外国人会进入清政府的官场呢?究其原因,

## 晚清官场的洋人

□ 林振宇

晚清政府当时内忧外患,一方面是太平军起义,攻陷了很多城池,已经威胁到了清朝政权;另一方面,侵华列强用坚船利炮一次次打败清军,使其屈辱地签下了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还洗劫并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这使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师夷制夷”,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所以,清政府选择“借师助剿”,利用列强来剿匪,稳固政权是一种必然;而要“自强”“求富”就得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就有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正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清政府无论是外交还是改革,都需要雇用洋人,力图维持王朝统治秩序,这就给赫德、德璀琳、华尔这样的外国人创造了被雇用的机会。

在这些洋人中,既有传教士、外交人员,也有军官,他们都是是一群很有争议的人。如赫德,是英国北爱尔兰人,自19岁起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也曾参与了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后受英国政府之命到海关税务司工作。他向

## 又见菖蒲出水清

□ 邓勤

内的风度,“浮游水中央,千春隔尘俗”,秀雅而温柔,轻盈快乐中还有一分沉静。靠近一些,还可以听到水在菖蒲根部轻轻流过的细碎声音。其实,这声音使人能感觉到,却几乎不是用耳朵,而只是靠想象。作家王加婷素爱诗书,长伴草木,流连于山野,徜徉于密林。菖蒲“生于尘世之中,却怀山野之清,不资寸土,但得泉养”,王加婷希望我们跟随一株蒲草,于喧嚣尘世中追寻一份山野之清。

王加婷最新出版的《我有蒲草》包括“蒲草之美”“蒲草之识”等五辑,收录了《与草闲谈》等三十多篇文章。本书是一本关于蒲草的文集,以细腻丰富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展现了源远流长的菖蒲文化,书写了蒲草与生活发生的各种关联,梳理了古今中外关于蒲草的文艺资料,盘点了苏东坡、齐白石等文人画家钟情蒲草的前尘往事,并寻访了近十位当下的爱蒲之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状态。

在《齐白石与菖蒲》中,作者描述了对齐

白石的《菖蒲蝴蝶图》的观感,认为画中菖蒲看似孤零零立在画面中,却若山间石出清泉,爽雅自得。茎叶平缓柔顺,仿佛可以听到溪水流过的淙淙之声。蝴蝶因花香而来,菖蒲与蝴蝶,笔不到而意连,线不写而韵生,一淡一浓,对比之下别有情趣。而蝴蝶欲飞、菖蒲花欲开之态,着实引人遐想。

此外,齐白石还与徐悲鸿合作《菖蒲虾趣图》,蒲草的生气,鱼虾的悠游,观之像读一卷明净笔意,可以闻到自然清香。

王加婷认为,像自然界的所有植物一样,蒲草接受时间的洗礼,与宇宙万物相通。这种不被干扰、自由生长的生命过程,是世上最自然且高贵的事情。全书围绕一株草展开书写,彰显的却是这株草所代表的一种生活美学:越简单越快乐,越能清楚地看清自己和世界。

《我有蒲草》  
王加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彩虹尽头》  
[美] 弗诺·文奇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年的这一晚,呐喊声响彻圣地亚哥的夜晚,盖泽尔图书馆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围绕着是否要粉碎全部书籍,实现完全的数字化,建立单一的数据库,人类与超级智能、机器人与虚拟斯酷奇魔兽,一团混战。



《时光匣,拾光侠》  
李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岁月有点神奇,它带走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人,却留下了零零碎碎的,不舍得丢弃的记忆——镌刻在心间的、温柔的爱与记忆。



11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见证了人类打破神圣、地理、等级、语言、时间等概念边界的努力,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生活。

厅、餐厅和卧室,而且采用了更小、更有效的壁炉。煤炭更多地被用来取暖。厨房在前几个世纪里通常是独立的建筑,现在被合并到了室内,设在离餐厅不远的地方。屋内还设有特别的洗涤室做各种清洁工作,如洗盘子洗碗,擦洗煎锅,清理鱼、肉和蔬菜等。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一切东西都放置得井然有序。荷兰画家的风俗画展现了中产阶级和普通人的显著区别:普通人的小酒馆里面光线黯淡,破旧的木板摇摇欲坠,以及颓败的壁炉、地板上的坑洼、破损的陶器和穿着破烂的人们,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却生活在明亮、干净和整洁的房屋里。

## 极力追赶时髦

在所有这些荷兰绘画中,你一定会注意到画面里中产阶级人群神情紧张,而大部分的笑脸属于那些红鼻子喝醉酒的穷人。或许中产阶级担心自己的生意问题或公务的压力太大,或许他们希望在画面中表现出负责任的样子。向社会上层攀爬毕竟是件严肃的事情,而且这些人想要攀登的梯子伸得很高。17世纪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的中产阶级不再有模仿贵族的压力,那些贵族家庭里通常有40个甚至更多的仆人。但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中产阶级却不遗余力地模仿比自己更高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家庭声称他们获得了佩戴徽章的权利。越来越多的人送他们的儿子上大学,拿学位。他们还宣称拥有其他的身份特征。1650年,一个法国观察家写道:“在本世纪以前,人们从未听说过要称秘书、律师、公证员和商人的妻子为夫人。”现在,在英格兰,男人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人称自己为“先生”,称女人为“夫人”。从17世纪60年代起,未婚女子则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小姐”。新时尚成了社会礼节。路易十

四在1669年接待奥斯曼帝国使节时,人们爱上了土耳其的一切。所有的人们都在喝土耳其咖啡,读土耳其故事,戴土耳其包头巾,躺在成堆的小地毯和垫子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非常强调“别落在琼斯家后面”(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盲目追赶时髦),而这是一切的开始。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在1670年辛辣地讽刺过野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他在《贵人迷》中讲述了汝尔丹先生的故事。他是一个布商的儿子,为了模仿贵族,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在此过程中让自己成了一个笑料。

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完全成熟了。在很多方面,17世纪后期的消费主义只是18、19世纪广泛的社会流动的序曲。但是,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社会结构里中间阶层的膨胀,这一点在严格的社会控制中显得特别突出。

《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  
[英] 伊恩·莫蒂默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